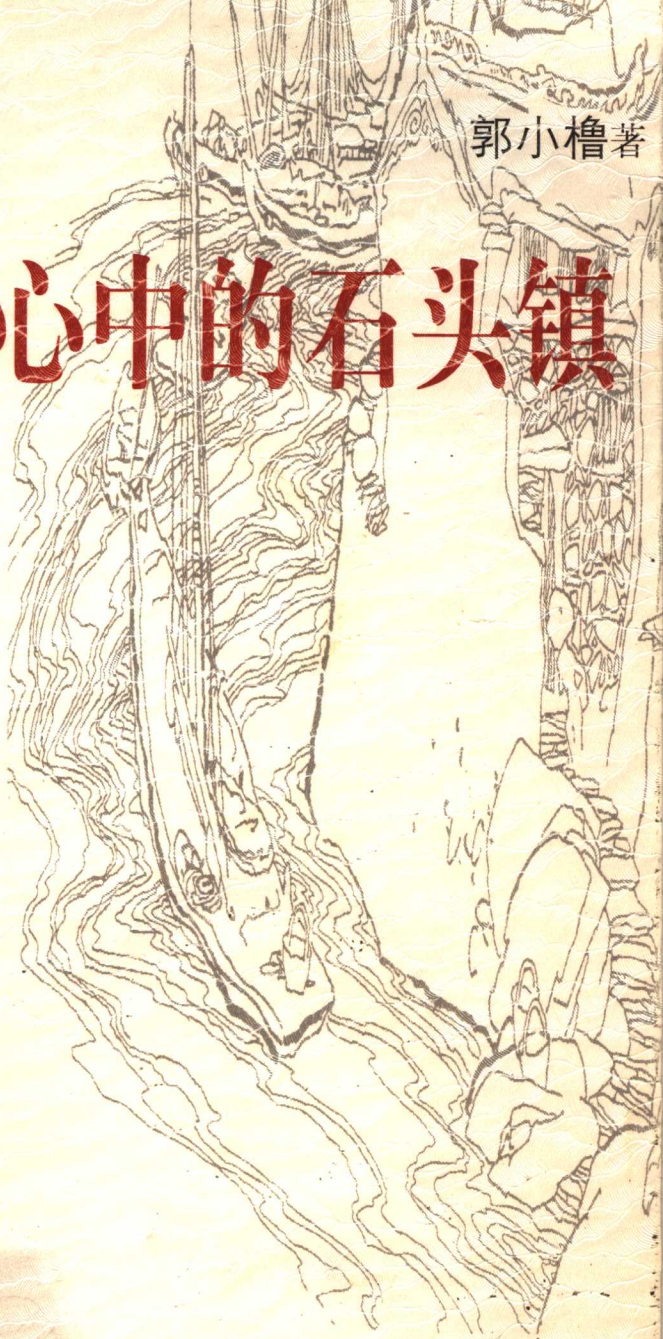


郭小櫓著

我心中的石头镇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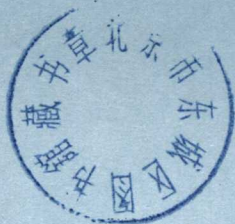


90288850



郭小櫓著

我心中的石头镇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中的石头镇/郭小橹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7

ISBN 7-5321-2540-8

I.我… II.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718 号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王志伟

插图作者:郭修琳

封面摄影:Simon chambers

我心中的石头镇

郭小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ISBN 7-5321-2540-8/I·2001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155753

献给故乡石塘

阴影与光芒,一切都从那儿开始

关于石头镇

我看着我的船越来越远地驶向石头镇海洋的深处，风浪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真实，我渐渐地远离了我身边这个庞大的城市，庞大的建筑物，庞大的人群，我撒下鱼雷，我攻克着我内心隐秘的碉堡，一个接一个，那些轰炸声震动着我的耳膜，那些破碎的浪花打湿了我的衣裳，不久，一切又平息在海底深处，那些鱼雷，也炸死了游弋的鱼，海变成红色，我感到疼痛，我不要它们的死亡，我站在甲板上哭泣，我看着我的眼泪落入石头镇的大海，悄无声息，那儿埋葬着我的鱼，我的记忆，我的童年，我的前世的秘密。

作者 2000 年秋天

引 子

一切都是从那条鳗鱼鲞开始的。那条从石头镇某个不知名的街巷寄来的鳗鱼鲞。

它是一条大约有八十五厘米长的海鳗鱼，从中间剖开了，但仍然能看出连成一体的背鳍，臀鳍，与尾鳍。尾鳍相当长。依我的想象，这条鳗鱼应该是按照石头镇制作鳗鲞的传统方式盐渍的，也就是说，五公斤重的鳗鱼，洒了两公斤的粗盐。可以看见刀的痕迹，从海鳗银白色的腹部切入，然后刀刃抽出来，再从海鳗的头割到尾，缓缓地剖开，一分为二，成为一副中间连带的鱼鲞。

这么大的一条海鳗，我想它应该是在农历七月，鳗鱼最肥美的时候被渔民打了上来，它先是被掏了内脏，然后悬挂在冬汛季的朝北的窗下，直到风干成像刀背一样坚硬，最后，有一只我并不知晓的手，将它从通风的屋梁下摘了下来，缝进包裹，寄到了一千八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城市，寄到了那个城市我和朱子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家中。

当我拆开那个散发着鱼腥味的包裹，朱子，在这个城市里我唯一亲密的男人，他站在我的身边，目光一直聚焦在那个包裹

上，满腹疑惑地问我：

“从哪儿寄过来的？”

“石头镇。”

我淡淡地吐出这三个字。

“石头镇？”

朱子的目光更加迷惑，似乎听到远古传来的一个声音。

包裹很重，当我慢慢把那条巨大的干鳗鱼拉出来，挪到桌子上的时候，我们俩都惊呆了。鳗鱼似乎还活着，它那条巨型的尾巴，尖尖地往上翘了起来，就像马上要游走一样。

就在那一刻，鱼的气味，东海的咸腥的气味，石头镇台风的气味，刹那间从眼前的物体身上流淌了出来。记忆被接通了，记忆之水，一下子，铺天盖地地涌进了时间的隧道。

我在石头镇上度过了我生命最初的十五年。现在，我离开了石头镇。我距离石头镇一千八百公里之外，我跟完全不了解石头镇故事的男人在一起，我跟完全迥异于石头镇的大城市打交道。我已经很久没给石头镇上的那些人写信，我知道我仍然想着石头镇，想着那些事，想着那些人，那些曾经历过我身体的那些人，那些我也曾经历过他们生命的那些人。

如果没有那条远道而来的鳗鱼鲞，我不会再去回忆，那个地方，那个叫石头镇的地方。

一切的记忆，就这样开始了。

1

还是暂且把记忆的门关闭几秒钟，我先来介绍我的现在。

现在我跟朱子在一起生活，我们住在北京，干燥，巨大的北京。我二十八岁，朱子二十九岁，离三十而立没有几天，而我们在的城市却从未感觉到立足。这个年龄段，对所有害怕青春逝去的人来说都是敏感的，可我看见我的二十八岁，并没有多少非常意外的地方，二十八岁，离年少无知已有些距离，可是离人世蹉跎却还是苍苍茫茫。说到二十八岁，我唯一觉得有点联系的是妈祖娘娘是在二十八岁时去世的，那不叫去世，在我的石头镇老家，渔民们说她是“羽化升天”，变成了仙人。在石头镇，没有一个渔民不拜妈祖的。妈祖娘娘活着时是个贤人，她搭救那些在风浪中飘摇的船只，并给渔民们预报海上的天气，可她二十八岁就得病死了，留下来一座座的妈祖庙，飘着香火地站在那些台风侵袭的海角。二十八岁，而我还好好地活着，也许算不上完全“好好地”，我时常活得心怀恐惧，却不知恐惧什么。我想妈祖娘娘是个没有恐惧心的人。这也许为什么她能施爱别人。而我，一直只在乎自己。

我在这个城市的一家录像租赁店里工作，也就是说，在北京的北边，海淀区学院路附近的一个街角，录像租赁店小小地挤在一排高大的杨树后面。杨树在春天飘满了白色而肮脏的杨絮。录像店左边的隔壁是卖药的，是那种特殊的药，成人用品。右边的隔壁是卖童装的，那种小工厂做的色彩鲜艳的小孩衣裤。我们三家店互相依存着，谁也抢不了谁的生意。虽说都是不起眼的芝麻小店，可是这个城市需要我们，就像我们需要这个城市一样。

我在这家店给一个中年的老板打工，整个店面也就12平方米，墙壁上贴满了香港和美国的电影海报，成龙、汤姆·克鲁斯、朱莉亚·罗伯茨。我的工作出租电影录像带，站在不到两平方米的柜台里，帮顾客查找录像带加上收钱再加上偷偷看录像。工作有些单调，可是能看各种电影让我感到满足。朱子刚刚辞去一份工作，他不喜欢工作，他说工作是愚蠢的。这倒也无妨，终归来说朱子是个不错的男人。虽然我不知道我们能在一起处多久。

我和朱子像两只寄居蟹，寄居在这个庞大的城市的一幢高楼里，高楼一共是二十五层楼，而我们住在一层楼，当我们在被窝里翻身的时候，常常感觉身体沉重，难以轻松地运转我们的肌体，这可能跟头顶的二十四层的重力有关，跟头顶二十四层楼里几千个住户总和起来的重力有关。与其说我们是两只寄居蟹，还不如说我们羡慕寄居蟹的生活，寄居蟹是住在随身携带的螺壳的房子里，他们也能随时地从螺壳屋里爬出，搬进新的合适的螺壳中，而我们，我跟朱子，却不能。

我们俩相依为命地住在这个一层楼的房间，不声不响地看书或是睡觉，像是两个去日无多的老年人。我们不养猫，更没有狗，我们曾经种过几株可能开花的植物，可是对面一幢一个模子筑出来的二十五层大楼挡住了太阳，所以我们的一层照不到阳光，准确地说，那几盆可怜的植物，想要争取到那珍贵的阳光，必

须在上午八点到八点四十五的时候探直了身子，如果错过了那四十五分钟微弱的而且斜射的阳光，它们就得在下午四点到四十四十五分钟的时候努力弥补光照，那个时间段里，主人必须记得把晾在它们头上的衣裤拿走，必须记得把一切在西边方向挡住它们光线的物件移走，否则，它们将在白天永远地错过了合理的光合作用。因此，植物养了不到半年，就合理地死了。我们也曾经养过两条大眼泡的金鱼，一条叫赤名莉香，一条叫永尾完治。我们让他们游在窗边的一个绿色的大玻璃缸里，希望它们能持续不朽的东京爱情故事。可是，当我们意识到养活鱼就是每个星期再去市场买回来新的赤名莉香或是新的永尾完治时，我们便不再往那个加满水的绿色大玻璃缸投放新的生命，现在，那个玻璃缸还放在窗台边，只是呈现着干涩的绿色，关于赤名莉香与永尾完治的爱情终究是空空荡荡的一段记忆而已。就这样，在这个家里除了会偶尔看到爬行在厨房里的蟑螂，剩下的，就是我和朱子，马马虎虎地还活在这个阴暗的一楼房间里。

而住在这幢高楼里的居民们，每时每刻在我们头顶炒菜剁肉，做爱吵架，洗澡冲马桶，跳健身操搓麻将，打孩子又哄孩子，钉钉子后钻电钻，从早到晚，节假日无休。他们精力旺盛的日常生活层层叠叠地从二十五层的楼顶弥漫下来，压迫着我们一层的郁闷的生活。正如记忆，压迫着我看起来平静的日子。我有时会跟朱子谈起我的石头镇。但是，他对我石头镇一无所知，他对我何去何从也是一无所知，我知道，其实，我的故事与他的生活无关。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的内心与我的以往，都没有进入到他的生活。我们的血管是分离的，我们的血液是分流的。我们的肉体在每个夜晚交错在一起，可是，我们的记忆，无论是夜晚或白天，从来都没有交错过。

我的来龙去脉，与朱子的来龙去脉，没有任何关联。

朱子的世界，是个封闭的圆圈。但，这没关系。我知道我自身也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我只能在我身上找到起点，同时找到终点。我没有办法在别的一个圆圈上找到起点和终点。除非是两个圆圈交叉了，除非是两个圆圈重合了，可是，这个道理就像是两个人无法重合一样。两个人，永远是一个人加另外一个人。这个加法，就是人永远孤独的缘由。

所以，尽管，我与朱子在一起，每天，不曾分离，可我却触摸不到他的爱。就像他一直是喜欢玩飞盘的人一样，我一直接不住这只飞盘。

爱情是不确定的，工作是不确定的，我们租住的一楼房间何去何从是不确定的，我和朱子的未来更是不确定的。

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刮着台风的，有着漫长的黄梅天的海边小镇，真的是与那个用石头块盖房子，用石头块铺路的渔镇远远隔开了距离。我真的是，逃离了幼年开始的那些错乱而复杂的情感，那些可能在别人看来不值一提，或者只是报章新闻的故事。

可是，石头镇，那个位于北纬二十八度二，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三的海岛，那个方圆只有十六平方公里的小小海角世界，那个被墨绿色的养殖海带爬满的褐色海涂地，那个被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和热带海洋的气流所交替覆盖的海岸，那个在中国地图上没有航线，没有海运，只有深蓝一片水渍的地方，它依然缠绕着我。就像是每个子夜时分重复做的一个梦，就像是具有绝对权威的一桩事件，就像是今生难以逃遁的一种乡愁，你履行着对它的忠诚的记忆。这些记忆，被那条莫名而来的干鳗鱼鲞扯出来，从那天以后，当我走在这个城市，听到夜晚的公共汽车慢慢地停在无人的车站时，或者，当我下班回来进厨房点燃火柴准备做饭的时候，或者，在我早晨起来掀开牙膏盖挤出牙膏准备刷牙的那一

刻，莫名的，骤然的，不期而至地涌现了出来，一如石头镇的潮水，来势汹涌，将我童年的膝盖淹没。

十多年前那些幼小的，恐惧的，潮湿的，无助的，粘稠的，疼痛的记忆，淹没了我的十多年以后再生的情感，以至于，我总是觉得，我与朱子在这个城市所建立起的爱，是微不足道的，它无法与我以前那个世界的爱相比。更无法与我以前那个世界的恨相衡。

2

那时，那时我七岁了。

我的记忆只能从七岁开始，七岁之前，我的记忆就像是沾满雨滴的毛玻璃，呈现一片混沌。然而，在七岁那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我内心，是恐惧而难言的情感，从而，我永远地记住了从那一年开始的故事。

那时我七岁，不算太小，懂了一些平常人间的人情温暖。可事实上，我比相同年龄的孩子们早看到了一些不应该那么早就看到的人间冷暖，所以我很小就显得冷漠。我没有见过父母，从来都没有。听祖母说，母亲生我，是在一条船上，她艰难地生下了我，当船靠岸的时候，她的血流尽了，她死了，她都几乎没有上岸。整个船舱沾满了她下身流出的血。那条船上并没有鱼，那是一条刚刚出海的渔船，渔船上的船老大信奉女人出海会倒霉，而事实更为严重，这个意外生产的女人竟活活地死在船上，下身流淌的血染得船板血迹斑斑，因此船老大不敢再用这条已经被染上霉运的船，就把船廉价当给了石头镇上另外一个渔业小组。我对这桩事件当然没有丝毫的记忆。包括父亲，他不是事件的目

击者。

后来祖父把我取名叫珊红，跟大海有关的一个名字，意思是红色的珊瑚，我见过白色，还有绿色的珊瑚，却从来都没有见过红色的珊瑚，我觉得，红色，可能是跟那船舷上沾满母亲的血有关。祖父又给我起了个小名，叫阿狗。阿狗这个名字好，命硬。祖父说，石头镇有十多个叫阿狗的小孩，因为名字越难听，阎罗王就越不愿意把你捉去，所以你的命越硬。真的，石头镇每年台风季节，阎罗王都会上海滩捉走那些正在玩的小孩，那些名字好听的，都被捉走了，没有人想要名叫阿狗，或是阿癩的小孩。

母亲生下了我就死了，祖父给了我名字，祖母养大了我。而父亲，从我出生到拥有“珊红”这个名字，都没有在场，听说他是什么右派，很早就离开了家乡，他远在“外地”，似乎只有母亲知道父亲在“外地”哪一个角落，可是母亲忽然死了，于是再也没有人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我从祖父祖母的语言中得来“外地”这个词，外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完全不知道。祖母跟我解释：外地，就是石头镇以外的地方。

而石头镇，是我的一切，是我没有洞眼的碉堡，是我生下来就挖好了的坟墓。石头镇上的人，在老死之前，早就有了坟墓，因为石头镇只有一个山头能做坟，所以很多人刚生下来，就被活着的祖先选好了坟地，朝向和位置都算过风水，然后盖上写了名字的石板，这样，别的人就没法再要走这块坟地。一个人生下来就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坟地，她怎么能离开这个地方呢？幼小的我，是无法逃离石头镇的。

那时，我七岁，我站在石头镇的海边。我还不知道逃离二字的含义。我也同样没有思念这二字的概念。我并不思念我的父母，也不思念我父母的样子，仿佛他们天生缺失，而我自然而然地降

生到了这个世界。我并没有因为见不到父母而自卑，相反，我觉得比所有的孩子自由。

实际上，我并不像是在海底生长的一丛红色珊瑚，我是石头镇海边小巷的一块石头。海边的小巷，堆满了青色的石块，我就是那些大石块缝里夹着的一块小石头，那些小石头，都被海水清洗过，风浪把它们抛上岸，每天渔民们拖着渔网和海浮子在它们身上经过，渔妇们搬着晒虾米的圆竹匾从它们身上踩过。那些常年穿着橡胶鞋以便防水的人们，也湿漉漉的踩在这些小石头身上，太阳出来的时候，裹着咸涩味的石头开始蒸发，到了中午，石头镇海边小巷的所有石头都晒成了白色，上面覆盖着一层盐。我的籍贯，就是那条濒临大海的小巷。我是小巷上的一块石头，咸涩，沉默，不起眼。

那条小巷，从我们祖母的家门口延伸出来，一直通向混浊而咆哮的大海。

那条小巷，叫做倭寇巷。

七岁，每天，每个下午，甚至是每个刮台风的下午，我痴痴地伫立在倭寇巷的尽头，大海很少时间是蓝色的，大海真实的颜色是黄色，它就像一面土黄色的旗帜，在风的吹拂中翻滚在我的眼前。我站在海岸边看大海，一如常年等着丈夫打鱼赶海回来的渔妇。我的皮肤被海风吹拂得变成了石头镇大海的颜色，连头发，眼睛的颜色，连指甲，都成了海岸那片土黄色。我是一个土黄色的小人。完全的土黄色。海，它是我永远的朋友，我童年最美好的最神秘的事物。我的双脚每天泡在石头镇黄色的海滩上。海水异常苦涩，它又咸又涩的滋味，伴随着每一个高大的浪尖，浸入我的细胞。

石头镇的印象，全部都开始于那个残酷的浑黄的海。

海的声音，海的色彩，海的体积，海的面积，海的四季，海的那随时吞没舢板的性格，以及每逢阴历七月七台风季里在海滩

上被阎罗王吞噬掉的小孩子，还有那海边头戴白色栀子花的妇女的长久哭泣，都占据了我七岁时幼小的心灵，海令我恐惧和崇拜。

“讨海人与阎罗王只隔着三寸船舷板。”

这是我们隔壁的船老大，招娣父亲说的话。

石头镇的人把出海打渔叫讨海，跟大海讨饭吃。于是渔民都叫成讨海人。

我们家隔壁招娣的父亲就是讨海人，他有一条船，船上还有伙计，我们都管他叫船老大，船老大的皮肤是黄铜的颜色，船老大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讨海人，他打过一条鲨鱼，全镇的人都喝过他们家里炖的鲨鱼骨头汤。吃哪儿补哪儿，都说喝了鲨鱼骨头汤，人的骨头就会变硬，老人小孩就不会断腿折胳膊。我也喝了一碗鲨鱼骨头汤，可是那根本不是骨头，那是一种白色的软软的东西。不管怎样，我想我吃了这些软骨头，以后的骨头能硬起来。

船老大老是说那句话。一看见岸边有撞坏的渔船回来，而且只要我当时在船老大身边，他就会跟我说：

阿狗啊，你晓得不？讨海人与阎罗王只隔着三寸船舷板。阿狗，你晓得不？

海就是一切。石头镇只有海，海是唯一的大自然，没有湖，没有河，没有农田，没有树林，山丘也快消失了。海水年复一年的侵袭海岛的低洼部分，那些巨大的岩石变成了海床的一部分。石头镇，就是这些岩石群的高出海平面的部分。石头镇的人在海岛的高处建房子，沿着没有绿色植被的山坡，用青石块一级一级的盖房子，因此，所有的街巷都是顺着地势延伸的陡峭的坡路，这也为了防止海水的侵袭，但最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台风雨的淤积。

为了抵抗强台风，我的祖母像所有的石头镇讨海人一样，每年爬上屋顶，在铺着黑瓦片的屋顶上加石头块，我们这些孩子专